

风雨桐江



風雨桐江

司馬文森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小說描写的是一九三五年中央紅軍北上长征后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侨乡人民对敌斗争的事迹。当时这个地区的革命組織由于叛徒的出卖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很大的破坏，斗争形势极为艰困。但是他們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，一面坚持城市的合法斗争，一面坚决地把斗争的重心轉移到农村，发动广大群众，建立革命根据地，用革命的武装打击反革命的武装。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，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。

小說的情节曲折，描写手法具有較濃厚的民族色彩。

封面設計：溪 水

風 雨 桐 江

书号 1791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數 38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¹/₃₂ 印張 17 插頁 2

1964年8月北京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 92000 册 定价 (3) 1.55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开 篇

一九三五年春，刺州发生一次大逮捕。

先是中共刺州特支委員刘某被捕，叛了党。而后全城大戒严，国民党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分兵包圍了特支書記陈鴻、赤色工会支部負責人宋日升的家。陈鴻越墙逃跑时被杀。中共地下黨員宋日升、陈大福等二十多名同时被捕，只有另一特支委員德昌因住所不明，得免于难。国民党反动派戒严三天，搜捕德昌，但遍搜全城，毫无所得，只得暫且作罢。

那德昌在大逮捕发生时，原来隐藏在在一个女同志家，他和姓刘的叛徒沒有直接联系，亦从未謀面，因此姓刘的虽告了他的密，却无法找到他。一場混乱过后，情况业已判明，他便給上級党委——中共禾市市委写信，报告事件經過，并請求上級党：“……組織破坏极为严重，务請速派人前来整頓。”

密写的信去了一封两封，如石落大海，上級党委不加答复，德昌心內疑惑：是否上級党委也被破坏？待亲上禾市报告，又恐在路上出事，这儿也不能沒人維持，因此忧心如焚。事隔一月有余，地下交通站才轉来上級党委的复信，信上說：“……由于形势变化过快，各地組織均有損失，市委因此得重新調整，在新形势下部署战斗。刺州特支無論环境多么困难，白色恐怖如何厉害，組織破坏多么严重，务必坚持！市委对刘某的叛党罪行极为

憤恨，对陈鴻同志的英勇牺牲表示衷心哀悼，对被捕同志致以关怀！对你能临危不乱，坚持工作，坚持战斗，表示贊許！亲爱的同志，刺州系屬要地，敌人重視，我也絕不退让，市委决心支援你們，加强領導，除将特支扩大为特区外，并派市委委員老黃同志前往接替陈鴻工作。老黃同志将于三月十五日至迟三月十八日到达你处，希預作妥善安排。……”

德昌翻翻日历，距离老黃动身的時間极近，便作起准备，专候这位新的負責同志到来。

不意在預定時間內，却又临时发生了一場事故。

第一章

工会党人 下黨員宋日升 下午五点钟了。这次班車誤点和往时很不一样，不是一天，而是四天。三月十六日从禾市发车，理应当天下午四时抵終点站，但十六日沒到站，十七日也沒到站，一直到十九日才到站，沿途又失去联络，因此引起多方面的猜测；当客車一进站，站上的气氛十分紧张，汽車公司派出“护路队”加强了对旅客的监视和检查。

这班車的乘客也比往常为少，只有六个人。狠狠、困頓，如同惊弓之鳥，路上发生的事使这六位乘客肉顫心惊，犹有余悸。他們順次下車，在站上接受比平时更为严峻繁瑣的检查。临到快进城时，又被喝住，据說又要检查。这是一条十字大路口，从城市来的，从乡下来的，要进刺州城都必須經過它。十字路口設有一个大检查站，四周滿是铁絲网、带有铁刺的木馬，一条寬寬的大路只留下两个仅容一人的小通道，一进一出，互不干扰。把守这个检查站的是一排被本地人称之为“湖南勇”的中央軍。他們刀出鞘，枪上膛，加了双崗，如临大敌。这些旅客沿途以来受到不少教訓，算是有些經驗了，都自动乖巧地排成单行，小心

翼翼地走到入口处，进入检查棚。那检查棚又被划分为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检查普通旅客的，一部分是进行特别检查的，只有一间小木屋，专对付那些“行迹可疑”的旅客。当这批旅客走进检查棚后，便有个身穿便衣，口衔烟卷，歪戴呢帽，敞开胸膛，露出匣子枪，手执马鞭，膘着斗鸡眼的“大人物”。似要对这些“初入贵境”的旅客来个下马威，又像要显示到了这个地方都要看他的面色威风行事，“娘”声不绝地直骂人：“奶奶的，还不赶快把行李打开！”“奶奶的，还不把双手举起！”骂时手中马鞭直转，发出虎虎嘯声。这一声势果然起了作用，使旅客大感惊慌，有人因之打开行李忘了举手，有人举了手又忘记打开行李，于是又是一顿臭骂：“奶奶的，你不想活啦！先解开行李后举手，懂得规矩不？”当客人按指示一一照办，他又借故骂人：“看你那慌慌张张，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定不是个好东西！”但他对被检查的妇女却另有一副嘴面，见年青貌美的就说下流话：“哎哟，大姑娘，打扮的这样漂亮，可真逗人呀，摸一下行吗？”说着果真就动手。窘的那些妇女直想钻地，他反而哈哈大笑，大为开心。

旅客們在心里骂：真和北洋军阀一模一样。却又不敢得罪他，还得装笑面，老总长，老总短，尽在那儿说好话奉承，以求从速通过。

在这六位旅客中，有一位妇女，二十七、八年纪，镶着满口金牙。从打扮看，像是侨眷，从她遇事慌张、面红耳赤，又似从未出过远门。沿途以来，一闻风险就掉泪，埋怨丈夫不仁，不该让她一人回来。有人问她：丈夫是干什么的？便说是出洋的，刚从南洋回来，怕返乡被许天雄绑票，约她到禾市去团聚：“我返乡，他又出洋去啦。”在同行旅客中，有个石匠打扮的中年男子，见她旅途孤零，胆小惊慌，很是同情她。遇事照顾，叫她不要担忧。

她見他为人忠厚，乐于助人，也信任他，处处請教，跟他一起行动，看来就像一家人。当那女侨眷随同大家走进檢查棚，檢查站的那些湖南勇就都挤眉弄眼，垂涎欲滴了。那便衣汉子兀自不动声色，只对石匠表示“关心”。那石匠中等身材，腰粗臂壮，身穿一色深灰色短褂褲，腰纏淡藍大方格子圍帶，脚上一双陈嘉庚公司球鞋，圍腰分插两把打石铁錘，一只手挟着把半新油伞，一只手提着只藍色土布包袱。神色鎮定，仪态大方。那便衣汉子既不檢查他的行李，又不搜他的身，只是双眼朝天，搖着手中馬鞭，翹翹下巴，問他和那侨妇的关系。石匠只是微笑着回答并不惊慌：“在車上認識的。”便衣又問：“这样看来，你們是沒有关系罗？”石匠重复：“在車上認識的。”便衣点点头忽又問：“那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說时又把他上下打量，“看你那刁样子，就像要去上梁山！”石匠只說声：“老总真会开玩笑。”就把一張硬卡片呈上，“石工，禾市工务局的工作证。”便衣連看也不看一味追問：“为什么不在禾市干活，偏上这儿来？”石匠仍然是一团和气地答：“那儿馬路开完，沒多少活干，上这儿找活干。我这儿有工务局的介紹信。”說罢又交出一封信，那便衣見证件齐全，答話沒漏洞，只得叫他站开一边，等候檢查。

說着，那便衣就一搖一摆地挨近那年青侨妇，露出那貪饞下流的鬼面把她上下直打量、特別对她那飽滿結实的胸膛感兴趣。那侨妇一見他模样，早已心慌，面紅地垂着头。便衣却有意为难她：“把头抬起来！”他用力把那馬鞭揚了一下。那侨妇更心慌了，只是不敢抬头。便衣冷笑一声伸手去挑她的下巴：“你怕什么，我叫你把头抬起来！”那侨妇又怕又羞，只是朝后退縮，便衣却一步步逼上，就像餓狼碰上小兔子一样。檢查棚內呈現着极度緊張的气氛，有人从旁劝导着：“老总說的，你就照着做吧。”有人

也說：“你这个人真是，別把大家都連累上。”石匠却鼓勵她說：“嫂子，不用怕，我們都是善良老百姓！”那侨妇被逼得无地再退了，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那便衣一时也下不了台，老羞成怒地說：“真他奶奶的坏人先告状，老子还没动手，你就先叫救命了。我看你定不是好东西，一定有什么見不得人的。……”說罢用馬鞭朝特別檢查室一指：“走！你怕，老子偏要仔仔細細的檢查你一下！”那侨妇听說要搜身，一时惊魂失魄，返身就想走出檢查棚，却被朝胸一把抓住，“我一眼就看中你了，走！”一直被拖进特別檢查室，接着木門砰的一声关上，和外面隔离了，只听得那侨妇在哀声乞求：“老总，老总……”便衣却在嚎叫：“脫，快！”侨妇哀号着：“天呀……”又是一記清脆的耳光。……到底要发生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走慣这条路的人心內是明白的，也叫做司空見慣不足为奇了。但石匠却一直在惦念着这年青妇女的命运，他几乎忘記了自己还要走过一关，接受一次麻煩的檢查。一直到同行的人都被检查完了，一个不耐煩的檢查員走近他：“为什么还不滾！”他才发现檢查棚內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指着特別檢查室气忿地說：“我还要等我那位乡亲。”那檢查員冷笑着，揮揮手：“滾你的，別給自己添麻煩！”这时几乎所有檢查棚內的檢查員都挤向特別檢查室，要去“协同檢查”，那檢查員其所以饒过他这一关，显得那样的不耐煩，也和这件事有关。那石匠莫可奈何地提起包袱，忿恨地罵了声：“他媽的，禽兽！”

二

石匠离开檢查站，慢步地走向桐江大桥。

走近桥头时，只見在一根电綫杆上，挂有两个方形木匣，匣

里各盛人头一顆，血肉模糊。电綫杆下告示牌上，貼有告示一道，历数受难者“罪状”。据說他們都是危害民国的“罪犯”。再走不远又是一排告示，虽然曠日持久，字迹仍极清楚，告示上尽是鈎紅鈎鈎的人名，标示已有几十人因“勾結逆党”、“危害民国”早被处决了。

石匠虽是第一次来到刺州城，但他对这个有近二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并不陌生，临行前組織上对他介紹过，也讀了許多有关資料。

他知道：刺州是专区所在地，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文化发达，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；侨汇集中，又有侨乡之称。他也知道，刺州地势險要，历来为兵家必爭之地，长期处在各方实力派混战之下。北伐前，为北洋軍閥盘据，苛政重稅，民不聊生，因此北伐一声雷响，义軍紛起，大股的攻城夺隘，小股的拦途截击。北洋軍懾于革命声势不战而敗，敗走时沿途被襲，不上十天左右，整个专区二万多北洋軍皆成义軍刀下之鬼。有人傳說，当北洋軍敗走时，連十岁八岁孩子也拿起菜刀、扁担到处追逐敗兵、喊繳枪，大势所趋，兵敗如山倒，这些乳臭小子居然也大有斩获。北伐失敗后，地主恶霸利用起义农民，和流落民間的大量武装，成立“民軍”。这些民軍队伍极不統一，东一股，西一支，有三千人枪的自称司令，有五千入枪的号称軍长。凭实力大小，盘据地方，互不相让，且常有爭夺地盘而兵戎相見。人民受貪官污吏盘剝，战禍危害，无法生产，也难以生活，因此有机会出洋的，就出洋去了，一部分沒机会出洋的就鋌而走險，一时又成为匪盜世界，叫做盜匪如麻。

一九三三年，刺州形势发生过一次大变化，一支邻省队伍开了进来，把民軍挤走，統治了这地区。第二年，这支队伍和蒋介石

石的中央政府鬧翻，宣布獨立，另成立新政府。新政府剛一成立，立足未定，蔣介石一面抽調大軍進攻，一面用高官厚祿，收買瓦解內部，新政府無法抵擋，反蔣起義遂告失敗。

蔣介石既已“救平”這次“叛亂”，便派他的親信大員周維國坐鎮刺州，以遂他多年來心願。

這周維國是蔣介石派赴法西斯德國受訓的少壯軍官之一。出國前他就以對蔣忠誠、堅決反共為蔣賞識。學成返國，升遷極快，从上校而准將而少將，一帆風順，即使蔣系軍官前輩，也為之側目。

周少年得志，跋扈橫蠻，高傲自大，自封為“鐵血將軍”，手下人馬號稱“鐵血軍”。周又自稱為反共專家，在手下擁有一支特別部隊，叫藍衣大隊，自任大隊長。這藍衣大隊成員不多，但都是校級以上軍官，其中有革命叛徒、有不學無術的墮落文人、有流氓打手。專以對付共產黨員和黨的地下組織，是一支受過特殊訓練的隊伍。

周之被任命為刺州專區專員、保安司令，固和刺州地位重要、形勢複雜、與革命蘇區毗鄰有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最近一次參加“圍剿”中，兵員減損慘重，亟需休整補充。

周維國坐鎮刺州，利用這支反共的特務隊伍，破壞了我黨的地下組織，並揚言要完全消滅這個已有多年基礎的刺州地下黨。這次特支被破壞情況的確嚴重，特支三個負責人，一叛變、一犧牲，地下黨員被捕達一半以上，成為特支主力的赤色工會全垮。而周維國的白色恐怖則有加無已，受到嚴重破壞的黨組織所受壓力極大，面臨着更沉重的考驗。

三

像一道白虹鋪在石匠面前的，是那橫跨在桐江之上、号称有五里長的桐江大橋。刺州背山面海，桐江就像條錦帶攔腰繞住，分隔了城鄉。桐江水潮汐起落有定，潮來時，熱浪滔天，汹涌澎湃，幾乎要把這古城沖走。潮落後沿江兩岸蟻田盡裸，清可見底，水流緩緩，繞城而過。潮來時凶暴如蛟龍，潮去時溫馴如泥鰍，因此有人說：“激怒了刺州人，泥鰍也要變蛟龍！”

石匠走在桐江大橋上，正是潮來時候，江面白浪滔滔，翻滾而來。他站在大橋上，縱目江面，船影消逝，交通斷絕，似覺有巨物逐浪，原來却是鯊魚群在江心翻滾跳躍。他在禾市居住多年，在禾市灣內也時有鯊魚群出現，却無如此壯觀。他住步觀賞，心想：人云刺州有八景，這大概就是一景了！他續步橋心，橋頭那端，城樓在望，他又想：這大概就是大南門！

旅途沒使他疲累，沿途景物也很動人，却无法掩盖他內心的焦急。組織上給他的指示是從十五號起至遲十八號，要趕到刺州接關係，而現在是十九號，比原定時間遲了一天。看來這兒情況很緊張，地下黨的担子極為沉重，“該不會有什麼變化吧？”他想。

行期延誤不能怪他，他是十六號動身的，原打算當天到達，可是旅途出了事故：客車遇到襲擊，接連又有幾座公路橋被焚毀。傳說紛紛，有的說是紅軍游擊隊干的，有的說是許天雄股匪干的。橋梁被破壞，公路車就不得不在中途停站，因此耽擱了三天。

他走過大橋，在進城門前，又遇到一次檢查，但這次檢查馬

虎得多，仅摸摸身就放过。一过城門，在他面前就出現一条寬敞新辟的大街，这条大街旧名南大街，新名叫做中山大街。看来开辟不久，路面剛在鋪，两旁店鋪有的已建造新樓，有的正在打地基，有的老房被拆，新房未建，張开个大口，极为难看。街上行人拥挤，大都是操外地口音的泥水工、石工、木工，他們都是建筑公司临时从外县招雇来的。他們吃无定处，居无定处，因此沿街小飯摊、騎樓、馬路旁，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們。这时已入夜，地方不靖，大街兩側店鋪一早就上了門板、鎖上铁閘。

石匠在入暮的大街上，怀着異乎尋常的心情，慢慢地走着。一边暗自盘算：“該到哪儿歇脚？”不知不觉間已走到十字街口，正是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大街的交叉口，他又想：“接关系的地点是在东大街，为什么不在东大街找个旅舍过夜？”

东大街比起南大街又是一番情景。东大街的馬路 还没拆，仍然是一条古老、破旧、拥塞的旧街道。路面很窄，用青板石鋪成，高低不平，又是阴暗、潮湿。两旁全是一些油、盐、酱、醋、磁器、农具、小杂货等供应农村需要的小商鋪。和南大街高楼大厦、錢庄、洋貨綢緞庄，截然不同。据說住在东門外农村的农民都是些穷苦人，他們从祖宗时代起已习惯于一早挑着自己的农产品进城叫卖，换取所需的日常用品回去。东大街又是通省大道，来往行旅多，这些远方来客走进城門，剛好入暮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和吃。正如他在南大街所見的，这东大街大小店鋪也是一入黄昏就上門。只有客棧、飲食鋪一片繁鬧。这条大街的特点是橫巷多，每隔三几十步，就有一条橫巷，巷口有木栏，栏上挂有大小灯籠十来盞，上书第×巷有某某高等客棧、高等旅舍，欢迎投宿。入夜以后灯籠齐明，煞是美观。

石匠从南大街轉向东大街，要經過衙門口。那儿有一个大

衙門和一座鐘鼓樓。那衙門就是刺州專區專員公署，同時又是刺州專區保安司令部，周維國就住在这儿。這專署是全城最大的建築物，正面是三層樓高的白色洋灰牌樓，高懸“以黨治國”四個藍色大字，兩側是二層樓高的高牆，牆外圍以藍漆鐵欄杆。巍然屹立，予人一種威迫感覺。對着衙門的正面大門，有一道粉白高牆，牆上用藍色大字寫着“十殺令”。所謂十殺令即：凡所謂“參加共匪者”、“私通共匪者”、“窩藏共匪者”、“明知故犯者”……等等皆“殺無赦”！在高牆下排列有木籠多具，這種木籠又名站籠，受害者被反綁着雙手閉于站籠中，僅留頭部在籠頂，籠頂有夾板，板中開洞，剛好夾住受害者頸部。據說凡被判处死刑的“囚犯”，在被梟首示眾之前先要進站籠示眾三天。這種野蠻刑具在這兒原沒人看過，從周維國來後才被推出使用，而且件數日有增加。那石匠偷偷一數，一共排列了八具。

走過鐘鼓樓就是東大街。石匠一進街就開始注意掛在木欄上的燈籠。由於外縣赤貧農民大量湧進刺州找尋生計，各建築公司招工頭適應需要又都在各客棧內分設招工處。因此各家客棧一早都宣告“客滿”、“恕不招待”、“明日請早”。石匠費了好些周折，才在一條叫第一巷的橫街，找到一家自稱為“高等旅舍”、實際却比普通客棧簡陋得多的旅店。他一進門，女店主就聲明：“床位沒有，只剩下一間高等房間。”石匠心內明白：原來如此，不然也早掛上“客滿”啦。他說：“只要有個地方過夜就行，管它是不是床位！”

辦完登記手續，淨了手面，石匠出去接關係。女店主滿意地在旅舍門口掛上“客滿”，正在櫃台上督促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小姑娘抄旅客日報表，以便送派出所備查。看見石匠要出門，便警告着說：“先生初來敝境，不了解情況，我現在就告訴您幾條規

定，免得自討麻煩。我們这儿，九点戒严，十点查房。地方不太平，早出早回。”石匠謝过說：“我一会就回！”便走出第一巷。

街上相当熱鬧，經濟飯店、小飲食攤到处挤滿狼吞虎咽的人，几乎全是外地口音。石匠找到一家卖魚丸肉粽攤子的，叫了一碗魚丸，一只肉粽，边吃边和攤主聊天。他故意問：“老板，現在离戒严時間还有多久？”攤主道：“还早哩，有一小时。”石匠又問：“時間不多哪，你这些貨卖得完？”攤主滿腹牢騷地說：“叫做沒有办法，地方不太平呀，鬧土匪又鬧共产……”石匠問：“四乡不太平是沒軍隊，你們这儿有中央軍。”攤主苦笑着：“先生剛到敵境的吧？四乡鬧的是土匪，我們城里鬧的却是共产。前些日子保安司令部抓了好多人，又杀了一批，衙門口的站籠都装滿了，說在牢里还有一大批。……”他四面張望一会又低低地問：“先生是从省城来的？听說你們那儿也到了紅軍，連省城也破啦？”石匠道：“我也听說过。”攤主唉声叹气地說：“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沒个完，只苦了我們小百姓。从前我們这儿駐的是民軍，三天换一个司令，五天换个專員。后来来了××軍，住不了多久又鬧反，說是反对蔣介石，成立什么人民政府。蔣介石派来飞机一炸，不上十天半个月又垮啦。現在又来了中央軍，日子更难过，天天在鬧杀人，說是杀共产党，天知道哪来这許多共产党，越杀城里共产党越多。乡下比城里更糟，說是人人皆匪，乡里老大三番四次的来請，中央軍怕吃亏，只是拖，不敢出去。……”說着，又頻頻搖頭。

石匠付了錢，問：“老板，找十八号門牌往哪头走？”攤主道：“往前走，再过十家八家就是。”石匠謝过他的指点，慢步走去，不久果然看到十八号門牌。那是一間小雜貨鋪，鋪門紧閉，只有一綫灯光从門縫漏出。石匠左右顾盼似无可疑的人跟踪，便上前敲門。門开了，一个十六、七岁，平头、圓面、大眼的少年人伸着

半边臉出来問：“找誰？”石匠和气地說：“打扰。有香烟卖嗎？”少年机警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說：“关鋪啦，明早来吧。”石匠道：“請通融一下，我是从外地来的，买了就走。”少年人問：“要什么牌的？”石匠道：“紅錫包！”說时，把語調特別加重。少年人道：“有，請进！”

这家杂货鋪規模不大，但吃的用的东西都卖，自然也卖香烟。石匠接过一包紅錫包，索性坐下借火柴抽烟，少年人在一旁眼瞪瞪地注視着他。石匠問：“生意还好？”少年人答：“过得去。”石匠边抽着烟，边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是非常时期，交通真不便。从禾市到这儿，平时半天路程可到，这次却走了四天。”少年人还是不露声色：“先生是刚从禾市来的？”石匠道：“是呀，十六号那天动身的。”少年人又問：“先生尊姓呀？”石匠道：“老黃。”那少年人心跳着：对啦，是他！却又故意問道：“先生是来找活干的吧？”老黃微笑着說：“找亲戚来的。我有个表弟叫德昌，就住在这儿。”少年人問：“已找到令戚？”老黃搖搖頭：“是今天下午才到，地生人不熟，現暫在第一巷德記旅舍住，打算明天找他。”說着，起身告辞。

四

这少年叫林志强，是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員，在組織内部都叫他小林。他利用伯父开的这家小杂货鋪，担任特支对外的联络工作。从上級把接待一位来自禾市同志的任务交給他后，他就不分日夜守在这間鋪子里，等待那位同志。他从十五号守到十八号，一直沒有人来找他联系，他耐心地再等待着，十八号过去了，十九号又来了，还是沒有人来，他真焦急！想不到这时却有

一位自称老黃的人找上門來。暗號是對的，可是他不能就這樣接下，組織上告訴他，把對方樣子、聯絡地點記下，轉達就行了。因此當那自称老黃的人走后，他就匆匆地從後門轉出去，趕到第二巷進士第找德昌同志。

進士第是本城蔡家所有，宅主在晚清時候當過進士，人稱為蔡進士。雖已事隔幾十年，蔡家的家境也沒落的差不多，但人們對這巨大宅院還懷有幾分敬意。蔡家人沾了祖先的光，在地方上也還受到尊敬。宅院很大，花園亭榭樣樣俱全，雖年久失修，三進大屋已倒塌一進，花園也變成菜地，外表仍然是金字橫匾，朱漆大門。

小林一口氣走過第一巷轉進第二巷，敲進士第大門。不久，就有一個老媽子帶着一個十一、二歲小男孩來開門。這一家人和他原來都是熟識的，那小男孩一見他更是活躍，說：“姊姊在書房。”說着返身就趕進內屋報信。小林低聲問老媽子：“陳媽，林先生還沒走？”陳媽道：“還和小姐在書房談着哩。”小林是進士第的常客，大屋里有幾條路，幾間屋，幾塊磚石，他閉下眼也數得出。沒等陳媽帶路他就拽開步一直摸進去，通過一條露天甬道，一道拱門，轉過幾個彎，又進兩個拱門，才到一個大天井。這天井一邊是白梅，一邊是黃桂，有兩個半人高的綠色琉璃金魚缸，幾十盆蘭花。正面是個古香古色雕花鏤木的大廳，兩側各有廂房一間，一間充當書房，一間是客房。書房門垂着竹帘，帘縫里漏出燈光，從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見在一只雲石圓桌邊，坐着兩個人。一個年約三十，高身材，西裝頭，穿黃卡嘰學生制服的男子。另一個和那男的差不多年紀，中等身材，短髮，白上衣黑短裙，觀音面，柳葉眉，杏仁眼，長相非常清秀的女人。那男的就是周維國懸賞要抓的德昌，但他常用的名字却是林天成，同志們習慣地